
四庫全書
經部

四書講義困勉録卷十八

贈内閣學士陸隴其撰

衛靈公

衛靈公問陳於孔子章總旨　張彦陵曰此章見聖人之窮於遇然遇固不足以窮聖人也　以此意作頭以去就之義處困之道作兩脚極妥

衛靈公問陳於孔子節

犂彌謂齊景公曰孔丘知禮

而無勇衛靈公之所以待孔子者始亦至矣然其所以知之者猶羿彌也久而厭之將傲之以其所不知盖問陳焉　陳大士熏此意說一則曰問陳之舉衛靈之志荒矣一則曰問陳之舉衛靈之心譎矣如此說似亦不妨當再詳之　陳之一事在人君皆可問在靈公獨不可問盖非大無道之君而問及此猶為固本之謀無道如公而問及此則其禍可必矣未聞聖教之君而問及此猶可正言以進受聖教之久如

公而猶問及此則其志可知矣故曰公獨不可問

周季侯曰靈公一生錯處俱在禮教上故對以俎豆正是夫子救時手段欲使靈公深思而自悟之耳若只主脩文抑武話頭便是迂論　夫子借問陳以示其微即正名意也　折衝有在樽俎之内者有在樽俎之外者俎豆之對有二意欲其寓折衝於樽俎抑欲其先樽俎而後折衝　存疑謂祭祀不止俎豆極是然又須知禮亦不止祭祀

在陳絕糧節　蒙引謂絕糧不必拘說遭厄然史記既有明文即指遭厄說亦不妨　依胡註固有窮時則君子處窮之道當補在固窮下蕙安勉說依程註固守其窮則答子路意當補在君子上而固窮與窮斯濫矣對又專主勉强說胡註是

賜也女以予為多學而識之者與節　董思白曰學惟從博然後到約不是起初就不要多故云女以予為專在多學而識否語須有斟酌　又曰指點處全在

女以予為四字上正所謂現身說法　李毅侯曰多學而識者聞見擇識好古敏求是也一以貫之者性與天道是也

對曰然兩節　一字對多學多識說貫字亦對多學多識說勿分配為是俗解以一字對多字以貫字對學字識字分配者似不可從　張彥陵曰一貫之解有主理說有主心說　理即是具於心之理心即是具此理之心謂是一心可謂是一理可專主者非　蒙

引謂聖人雖未嘗不博然非止務博也博而約者也此博約字與博我以文約我以禮之博約不同須辨
或疑多學而識亦以萬殊歸一本也則與一貫何殊耿子庸曰此從性地之徹與不徹而分也徹則識不用事而一以貫之未識則猶有擬議安排之意在雖反諸一而猶未離乎識也　朱子曰聖人也不是不理會博學多識只聖人之所以為聖却不在博學多識而在一以貫之然不博學多識則又無物可貫

羅近溪曰多學乃始能一貫則孔子不應盡非之矣其所以非之者正以徒知多學而不知一貫以學也　朱子之說是學者之一貫近溪之說乃聖人之一貫即以此責學者則非矣　一貫後亦非把聞見拋捨但與平日聞見覺有不同處耳

由知德者鮮矣章　樂天齋翼註曰此真知全是沉潛體認而入非執意見任意氣者所能得所以為鮮

徐巖泉曰夫子疏水曲肱顏子簞瓢陋巷方是知德

無為而治者章　蘇紫溪曰無為而治者非全無所為也順其自然而無所作為孟子謂行所無事是也即如璿璣玉衡封山濬川敷教明刑等事何嘗一日無為然欽若昊天因其度耳敬授人時因其宜耳敬敷五教因其性耳敬哉有土因其利耳兢兢業業一日萬幾因其情耳何嘗以有為與之耶　以行所無事解無為與無為而有為之說又不同蓋無為而有為之說原不差只不當以有為屬恭己句耳若行所無

事則此章並無此意　沈無回曰狀舜之心則曰不與雖其嗟徹予袗衣鼓琴而不可謂之與狀舜之治則曰無為雖封山濬川誅殛舉愷而不可謂之為舜所以能無為者兼德盛紹堯得人三意三意當補在其舜也與下或補在而已矣下亦可夫何為哉二句只是申上文意恭己只主容說不可作本領講大全由内知外之說亦不必用時說以恭己為本領遂以無為而有為立解則上下語氣分為兩截矣不知

本領有為即註德感民化意自當與紹堯得人同補

出不宜即以恭已當之　張彥陵曰紹堯二意就在

其舜也與內夫何為哉只就上意喚起下文恭己句

非無為之實亦非無為之象唯敬德之容為可見此即

所謂無為之象陳說最明士子　益以見其無為也細玩語氣上二句

便說盡了下二句不過申說上意　新安陳氏曰人

不見有為之迹可得見者敬德之容無為之象蓋如

此　依時解則夫何為哉是正呼下句依舊解則夫

何為哉是反呼下句

子張問行章　篤字朱子對拘迫者說雙峯對輕發者說蒙引存疑對刻薄者說蒙引存疑較是　子以四教章存疑謂如欲孝欲弟心無不盡是忠行孝行弟事無不實是信此章又謂心與口不相違是忠不食其言是信前後說總一樣竊意四書說忠信都如此但有兼言行不兼言行之分耳　庚子四月十五改

立則見其參於前也節　杜靜臺曰曰立曰在輿只是

舉兩件做例見得無時無處或離這箇誠敬不是只說未言未行之先如此　理固如此蒙引鏡雖似主未言未行說然須活看　王觀濤曰忠信篤敬雖發在言行其實即吾心本體　四書鏡曰參前節重在豫意中庸所謂凡事豫則立言前定事前定是也參非真參也倚非真倚也道無時而不在心無時而不存觸目之際而道若與之俱者雖不見而若有真見也　徐儆弦曰參前倚衡只是此心常存有常目在

之之意當在勿忘勿助之間

子張書諸紳節　程註渣滓渾化小註以克巳言存疑以不思不勉言兩說當兼　又程註其次惟莊敬以持養之此句正是此章主意程子雖專為學者言不主於釋經然未嘗不可以釋經也　其次惟莊敬以持養之即所謂主敬行恕坤道也

直哉史魚章　樂天齋翼註曰此夫子表二大夫之賢一是不徇時而易其節一是能相時而行其志俱切

衛事上　又曰有道淺淺看直兼言行說　蒙引亦謂二節皆重無道一邉看來聖人口氣只是平說但看書者於言外補說二子優劣則於無道邉見耳

卷懐非止隱遯也就他作用韜晦不露丰穎以攖禍患此亦是他涵養處　韜晦隱遯兼說為是近關之出非隱遯乎

可與言而不與之言章　樂天齋翼註曰可與言是虛而能受闢而能悟者不可與言是拒之不受語之不

達者　湯霍林曰言者當因人而施失人亦是失言

處當重言說　沈無回曰亦字極妙合二句看方見

智者應物如良醫施鍼鍼鍼入㝅

志士仁人章　志士乃利仁者仁人乃安仁者志士亦

能看得明處得決但未能出之自然耳　志士只作

利仁看不必如大全鄭氏說到不免於徒死　樂天

齋翼註曰志士是利仁者仁人是安仁者不重分別

優劣　朱子曰只是義當殺身即是成仁若為成仁

而殺身便只是利心　袁鮫陽曰曰有殺身亦非取必於殺也但無求生之心則殺身不殺身俱是仁如有一毫私意於其間則貪生妄死亦不足以言仁也

子貢問為仁章　張彥陵曰夫子不是教他專去資人只是要他取人求到純粹田地玩一欲字可見必在已有欲仁之真然後仁賢始為吾助居是邦三字不閑正要他隨在取益不重在大夫士上只重在事友真心上　沈無回曰止曰利其器則巧在心運在手

不必言矣夫子語自斟酌　徐岩泉曰學者謙冲退讓自然獲益故大夫曰事士曰友真有一點精神相浹洽處若自已精神不到即日與士大夫居亦㝠然扞格而已與心體何干涉　吳因之曰友不如已只管看得自已大別人小究竟惟有愈趨愈下而已惟與仁賢相結納不覺羞慚淬礪振奮勇往此全是借彼聖賢激發吾心意思非藉其夾輔之謂　亦須兼說方備　大全輔氏陳氏皆以註嚴憚貼大夫切磋

貼士輔氏曰事大夫之賢者則有所觀感而起嚴憚之心友士之仁者則有所切磋而生勉勵之意則其所以為仁者力矣蒙引存疑多從之

顏淵問為邦章總旨　袁了凡曰有天德然後可以語王道顏子天德已具故於問為邦但告以四代之禮樂使無三王之道而但襲三代之禮必不可以復致雍熙之治無虞舜之德而但用九韶之舞必不可以復致鳳凰之儀

顔淵問為邦章　三正已見於夏書而朱子謂商周欲
新天下之耳目始有三統之說此疑朱子未定之論
春秋書春王正月依饒雙峯説則改冬為春改春
為夏自是周制依胡傳則周制雖以子為歲首而仍
以寅為春改冬為春改春為夏者是夫子以夏時冠
周月也雙峯之説為直捷或謂如雙峰説周制既改
冬為春則商之不改月漢之不改時何也曰商漢自
商漢之制周自周制固難以彼證此也且依胡傳則

周亦已改月固異於商制矣何獨見其不改時　存疑又取許元夫之說謂怠棄三王夏初已有是言縱迭建焉不過朝覲會同燕饗祀告頒朔授時之類以其正朔行之至於紀時之類則以寅為歳首亘古今不得而易依此則春秋所書俱是夏正然考之經傳多不合故斷以雙峰之説為正　大全辨芭山張氏曰漢武復行夏正則陰陽離合之序以元封七年為大初年耳然更官號封泰山窮兵黷武視古帝考定

新歷民以物享者豈不相去霄壤哉然則聖人所謂行夏之時非如世所傳重黎唐都王朔之說可知也

仇滄柱曰商周改月之說先儒議論不同朱子晚年亦不主初見門人蔡氏作書傳晏氏解春秋皆主不改月之說元儒黄東發程時叔宗之宋潛溪著辨言之甚詳唯杜元凱註左傳直主改時改月之說明儒王陽明湛甘泉皆主之愚嘗質之黎洲夫子謂杜氏之說不易蓋主改時改月之說則以長歷推算春

秋日食時日相合者居十之九若主時月俱不改之說則推算竟無一合矣此非可以空言辨駁者至胡文定公夏時冠周月之說上誣聖人擅改周制僭王甚矣又何以正天下之僭竊耶尤不足據辛酉壬戌房行

樂天齋翼註曰按韶舞兼聲容然不可以韶屬聲舞屬容葢韶為舜樂之總名而言舞則聲不待言矣作文當以聲容串說如云樂取夫韶不但取其聲兼取其舞　逺佞人是即舜之堲讒說　張彦陵曰淫者

聲調靡溺流蕩能散人之志而使人懈慢非男女淫亂之淫殆主佞人心術言顛倒是非變亂賢否最是箇危險的人與淫字就聲言者一例若作淫人之心志殆人之國家覺落一層　大全辨嘉善陳氏曰佞人或託於犯顔疑於正色亦辨其所諫説而已所諫説必非觸諱之事取慢緩者侃侃焉君有隱私下有權姦則更從而傅會彌縫之也是巧於逢君深於用佞者也漢有谷永極論天變而不及王氏弄權　芭

山張氏曰佞人即恣意見工議論泥古反古兩項人其害道累治甚大不必指讒佞說　范氏曰佞人不知義之所在而唯利之從利在君父則從君父利在權臣則從權臣利在敵國則從敵國其始未必萌悖逆之心及其患矣則無所不至

人無遠慮章　張彥陵曰按此人字雖徹上下然須主擔當世道者說　又曰凡人慮不及遠以為可茍目前之安殊不知所慮不遠處置不十全只目前便不

安了況能久安乎遠近二字相形此正聖人儆省人心處　鄭申甫曰遠慮非遠也自狃目前者視之以爲遠也亦非取遠者而慮之也以其經畫可使萬里之外百年之久保安無事故謂之曰遠　兼時地說最是然蘇註亦是舉此該彼非於說時也雙峯非之未是　湯霍林曰聖人遠慮是慮理非慮事也唯理可預度於千百世之後故遠若事則殊形異狀不可捉摸且爲利害得喪之所亂必有意外之虞不測之

變動於旦夕耳目之近而不及備者矣　四書讀曰斤斤自持之人守尺寸保錙銖有慮而不遠者也悠悠自寬之人躭子女顧玉帛無慮而不遠者也　無遠慮之人有二一是悠忽一是浮躁癸亥七月初九

已矣乎章

臧文仲章　張彥陵曰按當時尚有魯君下有季氏獨罪臧文仲者春秋責備賢者之意也　蒙引謂惠之為大夫在文仲不與立之後然亦安知其不在不與

立之前亦不説然為妙　文仲所以知惠而不舉或懼其形已之短未可知或有所牽制而不舉未可知或有所私恨而不舉未可知不當説然總之不能舉賢便是不稱其位便是竊位大全饒氏之説殊偏

躬自厚而薄責於人章　樂天齋翼註曰此章見持身善世之學　沈無回曰君子非有心於避怨也人之有怨於我便是人已之心不能相通處故必至於寡怨而後為自脩之至耳夫子告仲弓以忠恕而必以

邦家無怨驗之亦是此意　須知此是餘意　莊忠甫曰世人皆謂人情樂相恕不樂相責往往隱忍而不敢責自以為是避怨之道不知當箴規之任司糾覈之寄者何能免於責人但比於自責者稍加薄焉耳不以長蓋人不以能病人不以智窮人度人之質量人之力如是而已　盧文子曰責己厚自不暇責人便自薄責己厚所以責人之道即在其中薄亦不薄　躬自厚而薄責於人說得廣蒙引存疑俱謂自

身所以待人者要使其厚至於人之待己則薄責之殊謬　如見其過而內自訟亦是躬自厚不念舊惡民可使由不可使知皆是薄責於人　范文白曰此是聖人忠厚待人語若說衰世之人不足深責便是栁下不恭矣　聖人不教人避怨亦不教人任怨只要我無致怨之道　吳震元躬自厚一節萬歷壬子吾人視人如己而日以聖賢相繩此厚道也然而處世者每以此得怨何哉蓋天下不獨誅求之過能令人怨

而期待之過亦能令人怨　瑕瑜不掩之士操議論以繩人而人猶得以藉口者其取怨淺非議無加之士操道德以律人而人無可以反脣者其取怨最深

大全辨卓菴張士曰程明道謂新法之行吾黨激成之過王安石為之愧屈此可為厚已薄責遠怨之證賈易朱光庭惟不知此義遂成洛蜀之禍唐代宗朝郭子儀奏除州縣官一人不報僚佐以為言子儀曰兵興以來方鎮跋扈凡有所求朝廷必委曲從之

蓋疑之也今子儀所奏朝廷以其不可行而置之是不以武臣相待而親厚之也諸君可賀矣又何怪焉愚按躬自厚而薄責於人若子儀明道者後世人臣宜取以為法

不曰如之何章　張彥陵曰如之何如之何乃心與口自相商量之詞非口說而已率意妄行的人其病有二一是躁妄躁與妄當分二樣不肯如之何的一是木石不知如之何的　四書讀曰夫人無自籌畫之心則其

心已粗夫人無自逼迫之心則其心已安　按粗與
安又是二樣安屬不肯邉粗屬不知邉　大全辨芑
山張氏曰須知此是予知予聖一輩人不是輕率妄
行　愚按兼說為是

羣居終日章　四書鏡曰此見朋友不可辜負了羣居
的好氣象不可坐失了終日的好光隂也　人不小
知不大愚此之謂也

君子義以為質章　李衷一曰義以為質便是義之與

比其實能義了有何非禮處不孫處失信處此就義上深一層看是旁意

天理渾然在中無可分别第就行出來的細細體認得中處謂之禮和順處謂之孫到底成就無虛假處謂之信　湯霍林曰本文俱在裏邊說向外故不曰以義為質而曰義以為質不曰行之以禮出之以孫成之以信而曰禮以行之孫以出之信以成之總是一理渾全於胸中而發見出來的委曲節奏段段有許多妙處　楊貞復曰此章君子就養成的

說學至於君子則資深逢原淵泉時出如萬斛之泉隨地而出或瀨或湍或淵或流隨在得名水何心哉義禮孫信自旁人觀之有是四者之名耳君子不知也一心以應事而衆妙畢呈已末句是贊詞　此看君子專就養成的說然須兼勉强者說方完千子亦主養成說姑俟再詳　析疑朱子曰義字如一横劒一利刃相似凡事物到前便兩分去胸中許多勞勞攘攘到此一齊割斷了　他處禮字該得孫字所謂

禮以恭敬辭遜為本而有節文度數之詳也此處禮字則只當主恭敬及節文度數說　玩大全諸說則禮字又似只當主節文度數說所以程註於義以為質上補說敬以直内一句且依大全解　存疑欲以孫字包恭敬辭遜謂是禮之本言禮行而後遜出者自末而探本也此斷不可從　大全朱子以出辭氣解孫以出之只是舉辭氣以為例耳其實兼言動說

須辨　四書讀曰無禮與孫事不成猶為意氣之君

子無信事即成亦為偽襲之小人故脩此三者而義始善焉而事始善焉　他書亦未有不以信為體義為用者此章却是以義為體信為用此最難說唯南軒說最明細玩方知義信實有相為體用之理　樂天齋翼註曰三之字有指事言者雖似平妥然上文原無事字還當指義字但要用得圓融不圓融則似先有義而後有三者又似有病　又曰禮孫信俱承義來不以孫承禮信又承孫來　又曰義以為質何

等正當禮孫信參之何等純全故曰君子哉如此講方得朱註道字意或推本於平日有養亦無味　三之字只依程註指義說為是蒙引謂皆指其事言不必據存疑則又似行之之字指義出之之字指禮成之之字指義禮孫亦不必　君子哉總收上四句楊子常謂此章首句一讀君子縮下四字君子哉縮上十二字此最不是麟士取之何也

君子病無能焉章

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章　沈無回曰古人原不將名實分作兩事後世棄實騖名故名之一字有許多迴避　君子疾名不稱仍是病無能意此是一層疾沒世而名不稱此是欲及時進修意又是一層重在後一層　樂天齋翼註曰疾乃愧疾之疾預計如此非至沒世纔疾也

君子求諸己章　四書讀曰夫君子小人其涉世區以別矣反其仁反其知反其敬君子忠恕之道固如此

而小人則移而責人恆見其有不是者爾君子小人其為學區以別矣淡而不厭簡而文溫而理君子切近之心固是如此而小人則移而為人唯恐其有不見知焉爾此人品心術所為分也與　此章蒙引只主為己說存疑蕙引不怨不尤說則孟子三自反之意亦在其中矣大士亦與存疑同依蒙引則與上二章合依存疑大士則意思完密兩說俱通擇用其一可也淺說又只就不怨不尤說俱俟再定　或又曰

君子求諸己求乎其所以致人者也　此說不可用依此則近於正誼謀利了蒙引於病無能章辨之詳矣圈外楊註則是此說

君子矜而不爭章　或曰矜自不爭羣自不黨或曰不爭是其矜不黨是其羣　此二段俱是深一層說止可作餘意若淺言之則矜羣自矜羣爭黨自爭黨此乃正意　顧太初曰立意爲矜勢必至爭爭不勝必合衆以相攻是又黨之媒也立意爲羣勢必至黨黨

既立則意見並紛出是又爭之端也　樂天齋翼註曰矜字自守之嚴註莊字即嚴也與容貌端莊之莊不同　又曰爭字只是居已於是居人於非是非相角便是爭　又曰爭黨勿說粗了只有此念頭便是

觀註心字意字可見

君子不以言舉人章　張彦陵曰按此章
雋主兩平看上句是用人下句是用言新單主聽言上則二句一串說謂君子是箇至公的人固不以其言之善而遂

舉其人亦不以其人之惡而併棄其言也無非廣開言路意　夏九範曰天下有其人善而其言亦善者舉之不待言有其人非而其言亦非者廢之不待言此專就言善而其人未善者說只作一箇人看　大全蒙引存疑多如此看然我不取也　此章是君子用人聽言之道兩言字不必皆主好一邊兩人字不必皆主不好一邊大旨謂君子之於人也何嘗不與言並舉哉但吾之舉之者自有故而初不以言舉之

也蓋以言舉人則人之不賢者飾空言以進而用人之途混矣即人之賢者亦僅以空言見知而用人之途亦混矣故君子不爾也君子之於言也何嘗不與人並廢哉但我之廢之者自有故而亦非以人廢之也蓋以人廢言則言之善者因生平之行而見棄而言者不服矣即言之不善者亦僅因生平之行而見棄而言者亦不服矣故君子又不爾也則以是見君子之至公也又以是見君子之至明也以是見君子

之至慎又以是見君子之至恕也公明慎恕等字不必分配二句　大全辨唐高宗時劉曉上疏曰今禮部取士專用文章為甲乙天下皆舍德行而趨文藝有朝登科甲而夕陷刑辟者雖日誦萬言何關治體文成七步未足化人取士以德行為先文藝為末則多士雷奔四方風動矣

有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者乎章　註其施不窮兼無盡無阻說恕非有資於人故施之而無盡恕非有逆

於人故施之而無阻

吾之於人也誰毁誰譽節　有譽有毁見聖人之仁此意是實意　大全芑山張氏曰註惡惡則已緩句有病唐玄宗不信張九齡之言不急除安禄山卒致播遷之禍宋韓琦出空頭敕去任守忠即日押行惡惡亦自有不可少緩處後世因緩之一字流而為養姦甚而為姑貰害可勝言哉　按註所謂緩原非謂此等皆在所緩也

斯民也節　朱子曰今世雖是習俗不美直道難行然三代盛時所以直道而行者亦只是行之於此人耳不待易民而化也大抵聖人之意止是說直道可行無古今之異耳　須知此亦是實意　直道而行雖指三代之君然三代之君縁何必直道而行亦因民心原有公是公非而不得枉之也斯民也即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則是仍有公是公非者矣三代既不得枉之於前我獨敢枉之於後乎大旨不重法三

代只重因民心不重直道可行要重直道不得不行通節在斯民也一讀　或於斯民也一讀而下則法三代因民心兩意並重亦可然看來似不必　附樂天齋翼註曰斯民節玩所以二字三代宜合上與下而言之依註三代之時甚妙不主君說蓋言今日此民即三代之時所以善善惡惡而直道以行之者也以者上以是行之上下以是行之下也直道合賞罰是非說　如存疑及艾千子諸說專重法三代似偏

此是以前未定之見　直道而行斷從存疑指三代之君但民心原自有直道三代之君特因之耳若艾千子以斯民豈盡皆能直道為疑即三代之民亦豈盡皆直道為疑不知此只論其良心耳豈可拘泥其形迹耶　存疑艾選看此章已極明白予復起葛藤不亦誤乎當急改正　艾選但不當謂斯民豈盡能直道耳庚子四月十八　存疑直道而行是説三代之君於民皆以直道而行故我今亦以直道而行

不敢毁譽正解上文吾之於人誰毁誰譽意嘗說三代之民直道而行故我今亦直道而行依此則解吾之於人誰毁誰譽意欠貼蓋三代於民皆以直道行之吾之於人無毁譽者用三代之道也若以直道歸之民則是說三代之民皆直吾不敢以曲待之與上文誰毁誰譽不相應　乙丑九月講此章專主法三代言

吾猶及史之闕文也章　庚戌江同淇曰世所甚重者

作史之才作史之學而吾所難沒者作史之誠猶及之而并其心術昭焉矣豈乏網羅之才而必不忍傳會以著其長何其慎也猶及之而并其風尚徵焉矣豈難博綜之學而不敢牽合以晦其義何其質也

巧言亂德章　張彥陵曰此為立德立功者說　李衷一曰自家平素無知言工夫心自揺惑故巧言得而亂也理明自不至於喪所守自家平素無養氣工夫心為氣使故小不忍得而亂他氣定自不至於敗所

謀然則已亂之道何如亦曰定心知言養氣而已矣

須知為巧言所亂亦緣不能養氣為小不忍所亂亦緣不能知言則李說亦當活看　沈無回曰為巧言所亂只是入德不深為小不忍所亂只是見識不徹　德字存疑以吾所自得言大士兼天下之德言要之巧言欲亂吾之德必先亂天下之德自可兼也但只可串說不當並說大士說附　附四書讀曰夫天下之德居然無恙也然巧言與德並辨於前雖析理

之精者無以擇也吾心之德安然無恙也然巧言託德一簧鼓其中雖守氣之定者無以持也故曰巧言亂德　須知巧言亦能亂謀小不忍亦能亂德本文自當活看

衆惡之章　張彥陵曰衆字與公字不同公以心言衆以迹言　鄒肇敏曰必字根衆字來不是說唯衆惡衆好所以必察正謂雖衆惡衆好必不可廢察也兩必字不要說煞　四書讀曰衆好衆惡之必察也既

察其受好受惡之因又察其用好用惡之實　樂天齋翼註曰察非察衆言乃察其本人可好可惡之實也　按蕙說似亦可　附析疑曰善惡若非自己實見則好惡念從何處生出故必察者正要求自己實見全不因衆之是與不是此是聖門為己之學也

按依此則雖公論亦必察非此章正意

人能弘道章　張彥陵曰弘道非道小而我廓大之也只重滿其本來之分量便是弘二弘字俱指道言下

弘字謂道不能自弘於人也不是説道不能使人大

朱註道不能大其人此句覺滯　註道不能大其人

言道之不能自大其人也原無病不必以道豈有不

能大其人之理為疑兩弘字不必俱指道　朱子曰

人者天地之心没這人時天地便没人管　黄四如

曰弘有二義人心攬之若不盈掬而萬物皆備於我

這是容受之弘此弘之體四端雖微火然泉達充之

足以保四海這是廓大之弘此弘之用　王觀濤曰

非道弘人解作非道自弘誤也弘人明是大其人如為聖為賢之類論成功之後道豈不能大其人但就用功時説須人自家擴充道原著力不得　又曰按人字莫認作太高弘道莫看得太迂濶試想吾人隨時隨地那一處不是道之流行那一刻不是道之鼔舞皆是弘道作用故曰人能弘道實是合智愚賢不肖之人而點動之也若以人字専歸聖賢以弘字只説位育叅贊等話則此語死煞無味　蒙引曰據雙

峯之說以四端為道於弘字為好說然非正意蓋道與性自有分别依彼說便是人能弘性此張子註所以在圈外道者事物當然之理朱子已解在朝聞道章了如父慈而子孝視明而聽聰之類是也此道理都在吾身只在我充大出去廓大之都在心上發揮故曰人心有覺若四端則是性也性人心活物也如何說道體無為且中庸大哉聖人之道亦曰待其人而後行饒氏如何說道自際天蟠地何待人弘黄氏

兼體用亦非也此專主用言纔說廓而大之便是用人外無道道外無人此二句要細味看朱子下此二句要何用　按蒙引以雙峯道自際天蟠地之說為非是也而以充四端兼體用之說為非則不是蓋道雖是事物當然之理然皆具於吾性四端之發亦豈離事物之理故分言則性自性道自道單言則彼此可相包即說人能弘性何妨張子註豈以非正意而在圈外耶四端雖具而不能自充於註道體無為之

語亦無礙又註雖止說廓而大之而實該得容受之義黄氏之說未嘗不是總之此章泛說道字自可兼費隱包小大極天地本性情而言正不必拘拘耳

四書讀曰天下有生天生地生人生物之道有贊天贊地贊人贊物之道　按此即是際天蟠地何待人弘之說雖似有理然看來道雖生天生地而不得參贊之人也叫不得弘故何待人弘此語說不得玩朱子人者天地之心一句可見本文道字不得拘自家

心上說

過而不改章　王觀濤曰是謂口氣甚急正要人急改非謂能改遂不妨於過也　註成字不及改三字最要玩不及改即成也盖是謂過矣句有兩層意過而不改便真叫做過過而不改便成了過朱子只主後一層說其儆人意尤切所謂成者盖因循不改則其心已安而不知改其勢愈壞而不可改　大全辨卓菴張氏謂晉人之納捷菑楚莊之入陳此皆孔子大

改過遷善之意論語與春秋一也漢武輪臺之悔秦穆誓師之言亦然

吾嘗終日不食章　張彦陵曰思不如學不但有虚實之分又且有頓漸之别故註云勞心以必求不如遜志而自得　註専以頓漸言頓漸可以包得虚實也

程子曰欲知得與不得於心氣上驗之思慮有得中心悦豫沛然有裕者實得也思慮有得心氣勞耗者實未得也特强為揣度耳　武進唐中丞曰此

必聖人志學以後自覺心體流行尚有未純一處故

發此猛心耳

君子謀道不謀食章

知及之章總旨　此章小註雖云明内外本末之序然

内外二字亦不可太泥蓋學到仁守地位外面也不

是大段不好涖之不莊動之不以禮不過是小疵須

要說得淺玩圏外註自見存疑極得此意總之此章

若深言之則不仁守也叫不得知及不莊不禮也叫

不得仁守若淺言之則仁守矣又有不莊不禮者然即淺言之而叫得仁守時外面也不是大段不好不莊不禮不過是小疵　章復元曰知及是格物致知事仁守是誠意正心事莊涖動禮則脩齊治平事此章是一部大學的明新工夫　此段較朱子分配大學一段更確然須知叫得仁守時脩齊治平工夫不是全無不莊不以禮不過是脩齊治平中小欠缺處

大全陳氏以此心小息妄念便生解不莊涖存疑

謂其太深蓋此心小怠近不能仁守邉也然須知此亦是要淺言故若深言之則不莊涖也是此心小怠不莊不以禮所以要說得淺者蓋若以此二項作脩齊治平全體工夫則於註小疵小節等字說不去也　李毅侯曰學至知及仁守已是千足萬足雖不能莊涖動禮亦只小疵然聖學原無内外人已涵養愈到熟處便自然照管得完全畧無些子踈漏幾微曲折莫非天理流行所謂動容周旋中禮盛德之至

也故必至莊涖動禮斯善也此處越說得粗越說得精俱要說向心體微密處去不可以威儀度數當之

知及之節　不曰行而曰守者言守則行在其中也本文得之二字還是主知及說存疑謂雖行之而有得終必失之恐謬

不莊以涖之節　宋羽皇曰說民之不敬是言我心之敬不能與民相欽意也見無仁人流露之精神全不重民不敬上只重不可不莊上

動之不以禮節　張彥陵曰按知及三字雖是疊上文語然聖人不厭重復極有意味言雖知仁莊涖相須不偏而動民猶不可以無禮也正見學問內毫釐不可缺意要在此處得解　又曰動字不是感動之動是使民的意思禮字要看得細如一條教也弛張之合節一號令也緩急之得宜即此是禮禮字雖歸在民身上重我去以禮動民說　樂天齋翼註曰動民主化民說凡化民者條教號令皆有大中至正之則

是之謂禮禮字要看得細如一條教也張弛寛猛之合節一號令也緩急輕重之得宜實皆本仁中之天則所表見無往非禮也禮字屬我不屬民不是使民循禮只是我循禮以動民不以禮只是小小舛錯當急畧緩當緩畧急亦無大害但終是未全善　按此則與齊之以禮不同觀翼註解齊之以禮謂是人君所制以使民行的可見四書鏡云動之以禮即是齊之以禮古人明德便新民此乃治化之大不可以細

行目之也似謬　附存疑曰動是使民意不曰使者使民便勞動他故曰動　按動雖是使民意然竟作勞動解恐太淺要玩註鼓舞作興四字　禮字存疑在君子身上説小註在民身上説淺説兼説當依淺説　附蒙引曰此章是就士大夫言見得當本末内外之兼脩方是知及仁守則理得於心矣不莊以涖則其形於身者猶未也知及仁守而涖以莊則其形於身者亦無愧矣然動而不以禮則其見於事者亦

未也以此見得道理要做到徹頭徹尾處方是　按存疑總説章旨便畧去内外字面此是勝蒙引處　蒙引又以知仁屬心莊屬身禮屬事此亦縁小註明内外本末之序一句而然前已辨之詳矣　蒙引謂此章是就士大夫言似太偏泛説為是　註氣稟學問之小疵大全輔氏分配不莊不以禮謬存疑總説為是

君子不可小知而可大受也章　李九我曰此示用人者當隨其氣局勿以小知責君子勿以不可大受棄

小人一以見君子小人各適於用取材貴廣一以見君子小人不可乖於用掄選貴精　觀之正所以用之不必分兩樣壬申九月　此論人品格任用意在言外高中玄曰不可小知者言不可以小事知之非必不能也此意正可兼用不可專用　樂天齋翼註曰小人非姦惡小人只是瑣瑣之輩大受小知俱以事功言不以學術言　玩雲峯說材德器量總一樣通義史氏謂君子方可以材德言小人只可以器量言恐不必　通

義史氏徐九一大全兩無

民之於仁也章　李衷一曰此節因註中況字遂分兩截以上截為較緩急下截為較利害　沈無回曰仁者人也無物可與之較緩急即以緩急論而至切之水火猶為未甚蹈仁亦不當以利害論即以利害論而仁又獨有利而無害此聖人提醒人語　民字要看見得民猶如此則上焉者可知此以下統上之辭然沈無回又曰民字即天生蒸民民字亦通

當仁不讓於師章　張彦陵曰此章當字有味讓則必不能當當則自無可讓不讓於師甚言不可推諉也不必泥　吴因之曰讓不是謙遜讓者膽怯之人怕自家氣魄小力量弱此事非關小可還讓大力量的去做此謂之讓　朱子曰這仁字是指那大處難做處說這般去處須著擔當不可說自家做不得且讓師長去做　四書讀曰天下事事可讓仁不可讓微言之神明心術之間一讓而千古之脉遂絶顯言之

忠臣孝子之事一讓而五常之任俱隳故讓不可為當仁訓也　當仁便是不讓於師註中勇往必為就是當仁此說最是蒙引以為未安不可曉　按不讓於師不過足上之辭

君子貞而不諒章　張彦陵曰貞與諒皆固守意辨在正與不正之間正而固便是貞不正而固便是諒貞諒相似而實不同夫子分別言之曰君子是貞不是諒語意與君子泰而不驕等相似今人只説君子貞

而不執滯把不諒作變通說不知貞字內已有變通意在徐徵弦曰貞者以天下之理為主無私者也諒者以一巳之見為主有私者也　諒有兩樣有憒憒者有悻悻者

事君敬其事而後其食章　此而字亦與矜而不爭一例若深看則敬其事自然後其食不後其食叫不得敬其事若淺看則自有後其食而不必敬其事者有敬其事而不能後其食者故敬其事又要後其食後

其食又要敬其事但此章看來是對計禄者說則後其食又要敬其事此亦是餘意不可並重玩註自見

有教無類章　董思白曰聖人立法總為知愚賢不肖而設故有教則不問其類在賢知之類則抑而教之在愚不肖之類則引而教之無類則均可至其中不見其教之分矣　直解曰教者為類而設也猶醫者為病而設也　註以氣習言類知愚賢不肖是氣地有善惡族有善惡學有邪正俱是習　凡有所擇而

後收者其中必有所不足也有所擇而後收者其中必有所至忍也君子無忍也無不足也故無類也人之始原無類其有類者非其初也故君子有教仍以無類者待之大意如此麟士竟謂類有善惡則似忘却註人性皆善一句了

道不同章　此章專為待小人異端者發小人異端自成一道為我儒者化之可也教之可也拒之可也與之謀不可也要玩謀字　我之不可與彼謀猶彼之

不可與我謀也故以不相為謀言之謀是商量斟酌之意　註善惡邪正新安以君子小人吾道異端分貼極是若君子中又自有同異吾道中又自有異同此不可謂不同　以異端言之不同有三有初起之異端有方盛之異端有將衰之異端初起與將衰者可闢方盛者未易與爭也故孟子於告子楊墨則闢之於鄉愿則曰反經而已蓋是時告子初起楊墨將衰而鄉愿則方盛也夫子此章其亦反經之意乎意

為老氏方盛而發乎 已巳六月十八

辭達而已矣章　王元美曰夫意有淺言之而不達深言之而乃達者詳言之而不達畧言之而乃達者正言之而不達旁言之而乃達者俚言之而不達雅言之而乃達者故東周西漢之文最古而其能道人意中事最透今以淺陋為達是烏知達哉故達之一字脩辭之法盡於此矣　陶石簣曰夫人意得而為理理鬱積無以自達則假辭說以傳之夫人意蓄而為

情情在中無以自喻則假辭命以陳之是意乃辭之主宰而辭特意之發見意在則行乎當行而意達則止於不得不止　樂天齋翼註曰辭兼明道之辭經世之辭　註不曰達理而曰達意蓋辭只當對意說若意則又須合理此自有層次也　新安謂唯達理者辭能達意此又是深一層説非本文正意勉齋謂非通於理者不能達也亦然侗初説亦然　張侗初曰達有箇本在唯有本故能達而能止也　又陶石

蕢曰辭有可以一言畢者而務博則誕而不根於理務華則浮而不務於實意有可以常言通者而曲為奇說則反失其眞過為高談則愈晦其體　蒙引未達要達此意雖有然不重

師冕見章總旨　周季侯曰聖人日行其道實不知其為道也此是聖人自然無往非道意　一被子張唱出便以為相師之道若當階及席時知其為道而擬之則破碎甚矣記此者似已悟得無行不與之意故其描寫怳然煞

有餘味

師冕見節　徐自溟曰師冕無所見者而記者云師冕見只是以神見夫子矣冕此時止見夫子不見階席不見某某夫子一一指點盖欲擴其見吾者以偕見也

與師言之道與節　方孟旋曰夫子初告時豈必以此為道而有意行之因子張拈出道字來問故承之曰固相師之道也固字領子張問意來說　徐自溟曰

子張曰與師言之道則涉有意子曰固相師之道則率於無心　子張此問極切實足見其善觀聖人處不必又說壞他　錢龍門曰道從聖人見非從聖人出覔之未見相師原有是道而夫子隱而忘之覔之方見相師隨有是道而夫子顯而設之　按此見得道無往不在聖人因之而已即註非作意而為意此比人當無往不盡道雖似深一層然總是一層說因字包得盡字說盡字包得因字俱是聖人學者可共

的若聖人自然無往非道則又是一層　此節有三層意思道無往而不在人當無往而不盡道聖人則無往而非道然口氣則只謂道無往而不在在相師則有相師之道我但盡其道爾若無往非道之意則見於言外熊氏謂此是徹上徹下之道最得麟士謂是推而自抑之辭存疑謂是言其道之有所本俱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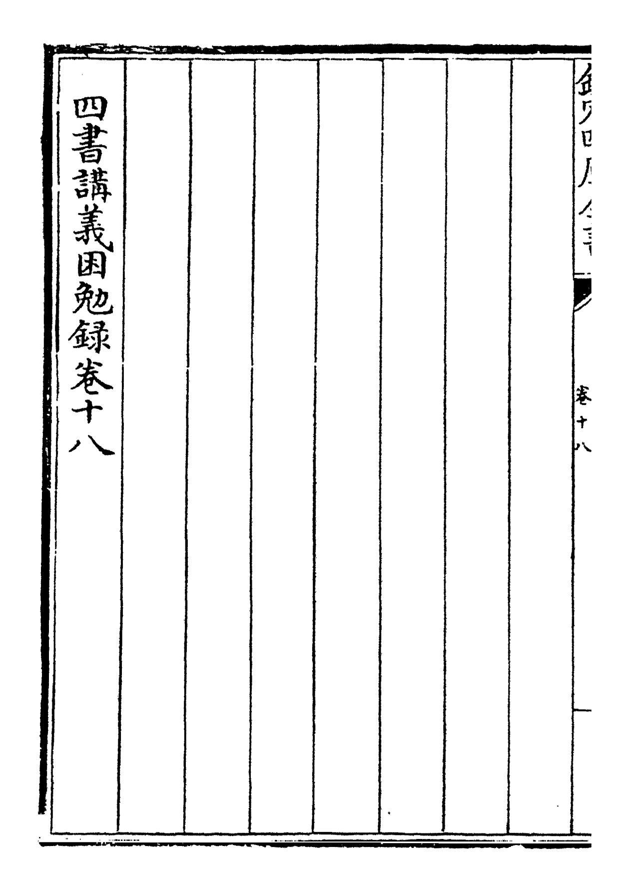
麟士說附後　附顧麟士曰上節子張問與師言之如此是道與此答云然者言是道也然又嫌以無往

非道自處故又曰固相師之道也此似推而自抑之詞不必曰言其道之有本　次崖麟士所以錯看者蓋以固相師之道一句與上然字分兩層也不知固相師之道只是足上然字意無兩層　註聖人於此非作意而為之但盡其道而已只是說其無往不盡道不是說其無往非道尹註范註俱然　夫子原非師之相而行相師之道者大全胡氏謂冕之來適無相故代相者告之陳氏以為冕未必無相夫子自矜

而告之看來二説可兼用盖相原有兩樣有專屬之相如周禮眡瞭是也有不必專屬之相如與瞽共事不論其有相無相皆當為之告也註古者瞽必有相當兼此二項説冕之來其有相無相固不可知使其無相固當為之告使其有相夫子此時為主人亦有當告之道　不專屬之相又有一樣如非與瞽共事而偶然相值瞽有相則不必告無相則告是亦相也

大全辨芑山張氏曰子張問得驚疑夫子應得甚

平易猶曰道理固是如此此所謂從心所欲不踰矩也　王龍溪曰一部論語為未悟者説所謂相師之道也故曰及階及席某在斯某在斯一一指向他説若為明眼人説即成剩語　刁蒙吉謂龍溪此説巧而鑿不通之甚推其意將瞽視天下矣



四書講義困勉録卷十八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四書講義困勉録卷十九至二十三

詳校官左都御史臣李綬

侍讀臣孫球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王燕緒

校對官中書臣卯桂山

謄録監生臣郭垣

四書講義困勉録卷十九

贈内閣學士陸隴其撰

季氏

季氏將伐顓臾章總旨　張彦陵曰按首句是通章斷案下分三段首一段是以是非之理論後一段是以利害之勢論然畢竟顓臾之不可伐是主意大頭腦後欲二子陳匡救之言於季氏又欲季氏酌利害之

權以自止特因冉有曲為之解再申其責之之意耳此是夫子之大義伐謀處徐儆弦曰玩夫子此章惻然有公室之思一以懼季氏使不至偪上所以安魯一以責冉有使不至逢君亦所以安季氏　姚承菴曰季氏伐顓臾只是一個欲字欲便患寡患貧便無魯先王冉求以子孫之憂文季氏之欲夫子明大義以止其欲直從欲字究到他蕭牆之憂見欲之必不可肆也　樂天齋翼註曰首節提起下分三段看一

段何以伐爲止正言伐顓臾之非下二段相對一因冉有歸過於君而責其過之不可辭一因冉有文過於已而詳其憂之非所急總見伐顓臾之非無非正季氏之僭而爲扶公室計也所重在昔者先王一節伐顓臾事已斷盡了下文特因冉有解釋又再申其責之之意耳

季氏將伐顓臾節　張彥陵曰按將者謀已成而事未發也人臣無將將則必誅伐者征有罪之詞此以伐

書猶曰季氏以彼為有罪而伐之耳

冉有季路見於孔子曰兩節

夫顓臾昔者節

夫子欲之節

周任有言曰兩節　王宇泰曰冉有歸咎於季氏而孔子明其咎之不可辭二節一直說下玩註自明言不欲則當諫諫而不聽則當去不去則季氏之惡已不得不任其責矣總見不可歸咎季氏意　此節皆周任之

言陳力二字最重扶持是陳力處專就言責上說周任之言不專就言責說但夫子引來則重在言責耳

今夫顓臾節

君子疾夫節　夫子欲之欲字是說欲伐顓臾此欲字是說伐顓臾是欲其利絶不相同蒙引甚明

丘也聞有國有家者節　張彥陵曰按此節本先王之制來提出均字作主　翼註曰均以分言安以勢言

均字要見得國不下替家不下陵方切諷季氏意安非安危之安乃彼此相安於無事也盖字推原所以患不患之意下文添出和傾二字來盖和即寓於均安故併及之傾不止於貧寡故究言之和以情言上文以均屬寡而下乃屬貧此等處俱不必管他爲髙只取大意相應　國家本無貧寡因患見貧寡　不均不安則真箇要到貧寡地位存疑所謂君貧而臣亦不能享其當也盖連他所當得的都守不住了

本文無不均則如何一層存疑謂不均則君既貧而臣亦不能享其富此以事言饒氏謂不和則人民雖衆而心常以為寡此以心言二說可兼用　講不患寡二句就要補說和字傾字就要側重均字則下三句易講矣大意當云非特貧寡不必患也即貧寡之甚而至於傾亦不必患非但不均安當患也而不均安之中又有不和亦所當患要之不和不安亦不足患而惟不均當患何也蓋均無貧云云此三句大意

只是謂一均則自和自安自無貧無寡無傾特故意錯綜言之耳然人但知此三句錯綜而不知上文先已錯綜蓋上文語意當云不患貧不患寡而患不均而不安乃曰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此亦是錯綜也　刁蒙吉曰下用蓋字申明上意錯綜說不拘拘與上文相應也

夫如是節　張彥陵曰按夫如是三字承上文來大凡有患寡患貧之心則欲利遠人以自益夫既如此不

患寡患貧立心只在均和上初無求於分外又何利人之有故遠人即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而已不即稱兵也既來之則安之而已不利其有所也　樂天齋翼註曰來字或內附或外屬皆是不限定是强負而來　既來之則安之正照顓臾蓋顓臾為社稷之臣則是遠人之既來者存疑謂此句帶說不重者謬下文不能來則與修文德應不能守則與內治修應謀動干戈於邦內則與既來之二句應　上節是不

患貧寡而不貪利於内此節是不患貧寡而不貪利於遠夫如是三字要玩是要推所以修内治者以為待遠人之法

今由與求也節　註遠人謂顓臾此句不可泥蓋顓臾雖亦可稱為遠人然此遠人却是泛指四鄰不指顓臾為下有邦内二字也若上文遠人雖是泛説而顓臾却在其内　遠人即依註作顓臾看不妨下邦内即作遠人看庚子四月十八　刁蒙吉曰註遠人謂顓臾饒

氏曰夫子以蕭牆對顓臾則蕭牆近顓臾遠此理亦好吕涇野泥邦内句謂遠人不指顓臾謬矣

而謀動干戈於邦内節　蕭牆明其近也即後世謂變生肘腋意　遠人不服而不能來則啓疆之思每欲緣内間而竊發邦分崩離析而不能守則傾危之志每欲借外釁而煽訌此蕭牆之禍所由起也　註只承不能守説此兼承不能來説雖似悖註然實相發明　憂在蕭牆正所謂傾也　註引哀公以越伐魯

之事來證蕭牆之變則蕭牆似暗指君說然此只是明其近意不必拘拘依金仁山說作季氏之蕭牆自佳蓋蕭牆雖是諸侯之牆然春秋時大夫皆僭臺門旅樹之禮則季氏亦有之也

天下有道節　王觀濤曰天下有道句不可混過天子以道建極而禮樂不僭征伐不濫故臣下不得竊之不然而網解紐弛權惡得不下移也有道無道俱以天子作主　此雖與蒙引不同然實本大全南軒說

當依此講蒙引說附後　附蒙引曰有道無道不必

說於下文見之只是言世治世亂云耳　畢竟蒙引

說是壬申　諸侯之上陵實由天子之下替　首節末

當補一句云如是則庶人之議不得不起矣

則政不在大夫節　蒙引謂政不在大夫政字只是國

政泛言賞罰號令非禮樂征伐天下有道諸侯安得

有禮樂征伐為大夫所僭耶此說太拘　天下有道

則政不在大夫蒙引存疑俱謂當時列國之政皆自

大夫出故夫子云然看來不是上文既兼諸侯陪臣說矣此何獨專指大夫宜兼說為是語氣當云向使天下有道則政不在大夫而諸侯可知矣而陪臣可知矣翼註調停得好　樂天齋翼註曰獨言政不在大夫者有感於當時政在大夫也政即禮樂征伐末補不在諸侯陪臣可知

則庶人不議節　輔全菴曰下有竊議則上之人於道猶歉故必至於庶人不議方為有道之極　議出於

庶人則雖公亦私耳　張江陵曰天下有公議有私議公議可畏也私議不可徇也在上者唯自反其所為果有背乎道理有拂乎人心則雖匹夫匹婦之言有不可忽者焉若使其所為一出於大公至正而在下者敢為私議以阻撓摇惑之是壞法亂紀之民刑戮之所必加也何徇之有此又在上者所當知　又江陵解衆惡章曰天下有衆論有公論衆論未必盡出於公公論未必盡出於衆能於此而加察焉則朋

黨比周之人不得以眩我之明而孤立無與之士咸得見知於上矣

禄之去公室章　禄去公室政逮大夫互言也　重在大夫　樂天齋翼註曰此章論竊權之必失惕權臣也三桓之子孫微作已然說此時桓子已為家臣陽虎所執孔子此言政發於彼囚時也　又曰但文中不必㸃出彼囚事只暗説必有效尤而奪其柄意故夫猶云宜乎也　刁蒙吉曰微有指未然説者有指

已然說玩故夫口氣當指已然說　管登之曰記曰大夫強而君殺之義也由三桓始也則知三桓原受誅於魯君但文獻失考耳　析疑

益者三友章　張彥陵曰按三友之友乃我友之也損益俱主我言然益友多出於可畏損友多生於所狎全在自己慎其所擇　益有薰陶漸染日進而不自知意損有浸淫漸漬日退而不自知意　存疑謂益友損友作見成人說友直友諒友多聞言友之直者

友之諒者友之多聞者蒙引又謂益矣損矣只說損者益者還他看來都不必友與損益但主我言為是

沈無回曰夫子只淺淺說友之益者三損者三如此而友之則益矣如此而友之則損矣只如此說而人之當趨益而不趨損已在其中矣三樂亦然　徐儆弦曰直諒多聞三友缺一不可至於損者三友則一人亦足以敗德可見成之難而壞之易也　樂天齋翼註曰便辟是便於辟也善柔是善於柔也便佞

亦是便於佞也註解可見便是㛐熟意辟開張也故解為威儀　便辟足恭善柔令色便佞巧言　熊伯甘曰辟得便捷柔得善巧佞得便捷　便辟存疑引尚書蔡傳來解曰便者順人所欲辟者避人所惡因人好惡而為順避便是不直此解視朱註習於威儀尤分曉親切按存疑前解師也辟亦如是予已汲之然與下文便佞不合還依朱註為是　析疑朱子曰劉忠定公有言子弟寧可終歲不讀書而不可一日

近小人

益者三樂章　朱子曰君子於禮樂講明不置則存之熟是非不謬則守之正熟則内有以養其莊敬和樂之實正則外有以善其威儀節奏之文與夫道人善而悦慕勉強之意新多賢友而直諒多聞之士集樂是三者而不已焉雖欲不收其放心以進於善亦不可得已　内有以養其莊敬和樂之實外有以善其威儀節奏之文此節禮樂之益也大全朱子與存疑

俱同但朱子講節禮樂只主辯其制度聲容說存疑兼內主敬和說盖朱子謂此句要說得淺所以如此然如存疑說亦自可說得淺也　看來節字不但當兼內主敬和說外亦當兼行說要之註辯字亦自可包得三意　只當依朱子不必如此癸亥七月　張彥陵曰樂多賢友多字著力　驕樂是立身行已放縱於規矩之外佚遊是不做事業只恁閑遊蕩宴樂如飲食聲色之類若解宴為晏安便與佚字相犯　溺於

聲色亦可謂之晏安但須知與他處晏安不同耳他處晏安蕪得佚游　驕樂者恃氣以凌物則不復循規蹈矩矣佚遊者怠惰而自失則不復志於為善矣宴樂者多欲以求安則不復望人之規正此其所以相反也

侍於君子有三愆章　孫淮海曰三愆之失亦只是平日無治心檢身之功而臨事又無審己識時之智所以如此古之君子所以不失足於人不失色於人不

失口於人　三愆有因放肆而然者亦有因跼促而然者總是不能養之於素所以如此　此與失言失人章一例但彼是見言當因人此則見言當因時樂天齋翼註曰躁隱瞽俱是無心失理之病不可將隱字作以言餂之之類說得姦深　劉上玉曰按黄氏說或長者當先言或君子先有問則言及之言未及之兩言字是合君子與侍者概說不必專屬君子若而言而不言而言三言字則專屬侍者矣　按劉

說不是言未及之言及之猶云時未可言時可以言云爾兩言字俱屬侍者為是　沈無回曰未見顏色不專在時已可言時說凡人之言須與受言者之色相當其間剛柔揚抑真有不可預先打點者於此不見則所言必不能中肯如孟子論卿王色變便曰王問臣臣不敢不以正對亦是見色發言之妙之一節

王觀濤曰看他顏色不在便是意思不在然而察言觀色正恐自家失言非迎合喜怒之謂

君子有三戒章　劉上玉曰戒者預禁之嚴制之而不敢犯之意　沈無回曰只時時心志為主而不隨血氣轉移便是君子之戒要知三戒只是一戒　又曰管登之曰戒亦有要乎曰克己復禮至矣其次持其志無暴其氣　血陰而氣陽厚齋以其所自出言蒙引以見在言當兼用　饒雙峯曰魂者氣之靈魄者血之靈心是魂魄之合氣屬天血屬地心屬人人者天地之心心是血氣之主能持其志則血氣皆聽命

於心不能持其志則心反聽命於血氣　羅近溪曰色不專是女色凡世間一切綺麗可悅之事皆色也鬬不專嚷鬬凡才能技藝與物相競常懷上人之心皆鬬也得亦不專是好利凡一生發當可便身圖者皆得也　樂天齋翼註曰未定是易流於欲意不是言未强固當保養也　人生血氣未定時不知蚤服仲尼之戒故其壯也血氣當剛而不剛所以寒暑易侵學道以身為本不可不留意斯事也

君子有三畏章總旨　張彥陵曰蓋吾心常惺惺一念即是畏也君子小人品格何等懸絶而聖狂分介正在敬肆之間信乎此念不可一事不提醒稍放逸便自墮落吁可畏哉

畏天命節　樂天齋翼註曰三畏畏字非是空畏一念兢兢戒懼實體之而不違也三畏皆有不敢顯忽之隂背之之意　三畏只是一畏大人聖言不過在天命中抽出言之耳　佐案吳因之曰天命之謂性戒

懼慎獨所謂畏也然非只靜時存養性體凡日用動
靜至大至小都是天命流貫於中天之於人猶水之
於魚觸處是天則觸處是畏大人聖言特其中抽出
最大者言之耳　熊伯甘曰不畏天命未必定是愚
下之人世間儘有才學高一世之人只於天命鑒臨
之義信奉不及外而行事便是十分好一至暗室屋
漏却以莫予云遘不覺放鬆　吳因之曰畏是我自
家心上工夫所見者大人而我胸中嚴憚之心自因

人而翼翼所聞者聖言而吾胸中嚴憚之心自因言而凜凜若徒曰欽承佩服則泛然在外邉作念　莊忠甫曰叛聖言以自恣者侮聖言之淺者也借聖言以自飾者侮聖言之深者也　熊伯甘曰小人以形色為偶然假合以吉凶為適然相遭亦好

生而知之者章　張彦陵曰此夫子勉人為學之意二次字非言其相遠乃言其相近大意謂生而知之者是上等學而知之者即次之困而知之者又次之皆

可與上者同歸唯不學而後成其為下則人可以質自諉乎哉　李毅侯曰兩次也最難看猶云學而知之此亦一上也困而學之是又一上也唯不學斯為下則誰非上者　熊伯甘曰前三種人上的固是首出了次與又次亦即次於上等也不學焉得有困勤若一番醒悟不來便爾中廢其意自謂我之資力到不得上却已竭盡吾才了就此歇手或亦不失中人乎而直斷其民斯為下所以加鞭後馬俾其努力向

前　此章即人之學不學以為氣質之高下能學即是其氣質之高不學即是其氣質之下與中庸以學之難易為氣質高下之分者不同玩困而知之及困而學之二句自見中庸困字是言其學之苦此困字是言於事理有不通須辨盖總是勉力為學但此即以學不學為氣質高下又較切　饒氏三等之說謬

三之字俱指義理言上字次字下字俱以氣質言

陸象山曰生知盖謂有生以来渾無陷溺無傷害

良知俱存　能存良知亦是氣質最高故不可以孟子言來觧此彼是以理言此是以氣言　周萊峯曰困而不學民斯為下今人尚未知困在安能學也記云學然後能知困不學不能也飽食終日無所用心言不及義好行小慧者方自以為通達也豈知困乎故困於心衡於慮而後作者多自動心忍性中來豈易得也

君子有九思章　張彦陵曰此正是慎思之法道理只

在日用耽空固落昏沉妄想亦屬馳逐矣　許敬菴曰學者多言九思只是一思道理豈不如是聖人之意却要人於身心之間每事致思反求而得其理也　九思只是一思提醒此心常明常覺隨感隨應者此思之體隨事致察者此思之用九思是以用言提醒此心即戒懼慎獨意　南軒云養之未發持之方發是又專以静時工夫説　朱子曰閒時思量義理是又以致知説此三意皆補本文所未及　九思

蒙引存疑謂於人事已無不該大全陳氏謂不止於九者當依大全蓋如克已復禮視聽言動便該得盡

大全辨惟適張氏曰成祖云古人言聽思聦聦作謀非持敬不能蓋心不存雖聽不聞聽不聦雖謀不獲愚按成祖所云持敬正是思聦處然敬之一字九思皆不可缺非獨聽聦而已

見善如不及章　或以此章對沮溺丈人之流説或以此章對激濁揚清如黨錮諸君者説都不是蓋誠於

好惡之人也不是過於激揚的也不是竟為高蹈的只是反躬已實而力量未滿的將志字道字看得深自覺諸説之非　未見其人只是言其難得以勉人之意如未見好仁惡不仁未見剛者之類天下之大而有一二焉亦可謂未見不必如註抑顔子以實其言亦不必説顔子隱而未見亦不必説顔子不幸早死註抑顔子處大全朱子已自言其非然大全朱子又謂此以事言非論其德之淺深此即註顔子隱而

未見之說麟士本其說而曰春秋之時不惟無伊尹太公便是有伊尹太公亦自無湯武也孔子一生轍環而老於洙泗可知矣故曰求志達道二者合一未見其人據此則此章是傷時語非論人品矣看来不必

袁了凡曰道字最可味蓋行義而止建立功名廣施德澤猶在作用上著力道者率性之謂措置不合乎天真設施不本諸性命則雖天下國家可均皆非達道也此所以未見其人

齊景公有馬千駟章　只泛就景公夷齊為人說不必專就爭國讓國說爭國讓國亦在其內　陳伯玉曰使夷齊有千乘定然異於齊景不限定是窮餓　此說妙蓋此只見稱之不係於貧富非謂貧者之必有稱富者之必無稱也　莊周云伯夷死名於首陽之下非知伯夷者也若伯夷可謂全其性命之正者矣謂之死名可乎　附大全辨或曰論語但言餓於首陽耳後人却添出餓死意當時遜國而逃豈至餓死

若夫叩馬采薇不見於經傳雖以左傳國語之好誣未嘗傳其事於列國卿大夫士之口歌詞尤淺陋以暴易暴亢擬不倫此豈賢者之言司馬遷好奇輕信取韓詩外傳爲據書末之闢也按程子云史記所載諫詞皆非也武王伐商即位已十一年安得父死不葬之語註不明說最是　樂天齋翼註曰異以德言子亦有異聞乎章總旨　此章總見聖教之公而擬之曰異擬之曰遠者皆非也自其非異者論之不特所

聞止詩禮而非異即鯉之所聞進於詩禮有如顏曾之所聞者必是因其天資功夫所近而仍非異自其非遠者論之不特聞詩聞禮而非遠即初聞之時止有詩未有禮初聞之前未有禮并未有詩亦必是因其天資功夫所未近而仍不得謂之遠

子亦有異聞乎節　樂天齋翼註曰註陰厚其子勿說太甚恐傷聖門體面

嘗獨立二節　吳無障曰伯魚説又獨立須與起初光

景不同言我昔日只道是偶然一次誰想他日原是這樣過庭畢竟學禮之外別無說話此伯魚最善形容處　能言能立雖從詩禮來實從心體上發出来也若只勦襲詩禮之糟粕與心體有何干涉　刁蒙吉曰事理通達品節詳明是說識見心氣和平德性堅定是說涵養　鯉退而學詩鯉退而學禮此二句不可看閒了見得伯魚承當得夫子之訓

聞一得三節　樂天齋翼註曰聞詩聞禮不是前此不

曾聞只是聞此而益知詩禮當學意　胡寅之曰詩禮雖夫子之雅言然向也習而不察一得於提醒則恍如有得遠字只對私厚而言君子不私厚其子亦足破世人異同之小見豈不是長了一見識此是陳亢實有所得處　劉上玉曰亢語意仍重喜在聞君子之遠其子一邊　沈無回曰有意於遠其子則不能無意於異其子矣遠與異一私心也陳亢到底不曾明白

邦君之妻章　邦君之妻四字是通節綱領而君稱之曰夫人一語又是下二段綱領下文兩君夫人俱因君所尊而尊之正名定分全在君稱之三字上　許白雲曰天地間男貴女賤女子貴者方得比於男子故夫人自稱曰小童比於小男子也大夫之妻曰孺人亦比小男子也公侯之妻曰夫人則比男子矣至為天子之妻始曰后則直比於繼體之君矣　此章南軒以正嫡妾之分言蒙引謂未見得是看來有二

意一是警婢妾不得上僭一是警夫人不得下替然總在邦君身上邦君不得輕夫人而使有白華之怨亦不得縱夫人而使有牝雞之晨　小童小君雖是謙詞然不重在謙見得唯夫人然後用此以為謙亦是見其重意時說竟謂此二句不重者非　大全辨或曰春秋時以妾媵為夫人徒欲尊寵其所愛而不虞卑其身如惠公仲子者是也以妾母為夫人徒欲尊崇其所生而不虞賤其父如僖公成風者是也卑

其身則失位賤其父則無本信乎名之不可不正也

四書講義困勉録卷十九